

难以忘怀的乡愁印记

编者按

本组文章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关中地区的乡土生活与传统技艺。从回忆父亲与他的“农具三件套”之间的深厚情感，到记录元宵节前夕“打铁花”的热闹场景，再到踏足故地，感受老屋与热炕所承载的乡愁记忆……这些文字不仅是

对过去生活的怀念，更是对传统技艺和乡土文化的传承与致敬。阅读这几篇文章，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，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与快乐，体会到那份根植于心底的温暖。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余，感受那份来自乡土的温暖与力量。



打铁花

◎马福林

关中地区流传着一项古老而极具观赏性的娱乐活动，名曰“打铁花”，又名“打花”，这项传统技艺通常在元宵节前夕上演。

打铁花有一套独有的工具和流程，环环相扣、丝丝相连，整个过程极具观赏性且充满刺激感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，都会影响其效果。打铁花的工具包括小铁炉、煤炭、生铁片、风箱、条凳、木杠、小条板等。小条板是用来搁熔好的铁汁的，至少得准备三条。条板宽十厘米出头，长不超过一米，前一个被打翻了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换上新的条板。如果更换及时，打铁花的次数就会多些，更换速度快慢，会直接影响打铁花的效果。所以，打铁花的人必须手脚麻利、反应极快，且与持杠者配合默契，换条板、倒铁汁、打铁花，三者的动作要一气呵成。煤炭、生铁片及用来装生铁片的砂罐，皆是打铁花必不可少的关键物件。砂罐大小如茶杯，为特制用具，若没有专用小砂罐，也可用煎中药的砂锅替代。

打铁花，一般会选择在树冠茂密的大槐树或大槐树下进行。选择茂密的树冠，是为了扬起的铁汁能最大限度与树枝碰撞，这样就能产生更多的火花，提高打铁花的观赏性。树冠要高低适度，太高，铁汁难以充分与树枝碰撞；太低，则会大大降低铁花抛洒的幅

度，过高过低都会影响观赏效果。

选择打铁花的地点也很重要，周围环境要开阔，既要方便远观，又要方便打花人有足够时间撤离。待准备就绪后，便可在元宵节前的某个傍晚具体实施。打铁花的时间一旦确定，好热闹的乡邻便会奔走相告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全村皆知。当天晚饭后，本村及附近村民便会呼朋唤友，兴致勃勃前往打花点等待。妇女们远远站着，挤在一起闲聊，小孩子们在一旁追逐嬉闹，年轻的小伙子们则会围在火炉周围，近距离观看烧制铁汁的全过程。这是一项有趣的群众性娱乐活动，也是关中地区春节期间最为热闹的一项活动。一般情况下，没有要紧事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表演现场，耐心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烧火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年长者负责。一手拉风箱，一手持铁钳，将装有碎生铁的砂罐埋在炭火中，一边烧火一边不停地翻动砂罐，顺便观察是否烧到火候。确定砂罐内的碎生铁完全熔化后，手持长钳的小伙子便夹起砂罐，快速跑到树下的小条板上，将铁汁分次倒在小条板的一端。小条板必须横放在长凳上，与其呈十字形，持砂罐者每倒完一次，迅速跑离，由站在长凳另一端手持木杠的小伙子猛力击打小条板。小条板飞起的同时，另一端的铁汁便会向上方抛洒，与树枝

相撞的瞬间呈现出“满树繁花”的景观。如果在砂锅中放一枚铜钱与生铁一起熔化，在那盛开的繁花里，你还会看到绿色的火花，真是奇妙无比。

一砂锅铁汁可供击打的次数，取决于倒铁汁者的水平，倒得均匀，能打三五次；如果操作不当，一两次便会倒完，甚至一次就倒完了。倒铁汁者与打花者须配合默契，倒铁汁者转身跑离瞬间，打花者迅速抡起木杠准确击打小条板另一端，将铁汁抛起。每一次成功打出铁花，都能赢得围观人群的喝彩。如果失败，大家则会情不自禁发出惋惜声。

打铁花一般由三人操作，一人负责倒铁汁，一人负责换小条板，一人负责手持木杠打铁花。几个人要行动迅速、动作协调，无论哪一个人动作跟不上都会影响这一技艺的流程和效果。这三人还必须头戴草帽，因为铁汁碰到树枝会猛烈反弹，尚未冷却的铁砂容易烧伤人的头部和衣服。所以，草帽是打铁花者必不可少的保护工具。有时，打铁花的几个人会因为惊慌失措而掉了草帽或绊倒，这时便会引来围观者善意的哄笑，当事人也乐不可支。

当最后一锅铁汁被打尽，满树的火花渐渐熄灭，人群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却久久不息。打铁花不仅是一项传统技艺的展示，更蕴含着关中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闲暇与欢乐，也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、代代相传。

热炕上的冬天

◎李阿娟

天稍稍一冷，就容易想家，想起老家的热炕头。

炕是北方农村独有的、具有烧火排烟功能的、用土坯或水泥板砌成的长方台形寝具。在我的家乡凤翔，人们习惯在炕面上铺麦草和席子，在后院建烟筒，以便取暖。

盘炕是个技术活儿，有请匠人来的，也有自己动手的。盘得好的炕，用柴少、烟筒利、保暖效果好。新炕一般要用火连续烧上三天，每一次都是先烧红，发现哪里漏烟就再取些泥巴糊一层，待凉后又重复以上的步骤，直到炕体不再漏烟、泥巴烧干为止。

家乡的冬天寒冷而漫长，凛冽的西北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，炕上却永远暖意融融。男人们习惯了奔波忙碌，即使闲下来也待不住，他们不约而同到村口的小卖部里下棋、揪花花（印有点状图案的条形牌），享受着冬季的闲暇。炕是女人们的地盘。万物都在休眠，坐在炕上的女人们还在不停忙碌着。女红针线是她们的拿手活儿，家人身上穿的棉袄、绣了花的枕头、孩子们的布鞋，还有女娃们手上戴的筒袖，都出自一双双灵巧的女人手。针线不在行的，就取些小麦秆放在水中泡软，掐成各种各样的“辫子”。一根根麦秆也能在女人的指尖开出花来，牙牙辫、五股辫能做成草风铃，七股辫能捏草帽……

家里来了客人，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快上炕”，这是待客的最高礼仪。关系近一点的邻居或者自家亲戚，不由分说掸掉身上的灰尘就上了炕，喝茶、嗑瓜子、吃柿子、拉家常……有正事、急事或者稍生疏点的，即使主人热情招呼也多是坐在炕沿或者沙发上喝茶、吃些水果，完事儿就走。记得老公头几次去我家，家里人招呼他上炕，他很不习惯这样的习俗，人也有些拘谨就没上去。等到后面慢慢熟络了，不等我们招呼，他也会脱了鞋，掸掸土坐上炕。他说热炕让他感到踏实和温暖。

俗话说“家暖一盘炕”，它是数九寒天家里烟火聚集的福地。小时候，每当我放学回来，常常书包还没放下，就“咪溜”一下把冻成红萝卜的手塞进暖炕的被窝里，边暖手边脱鞋，接着迈腿上炕。坐到炕上，就像坐在暖炉上一

样，整个人瞬间就不冷了。母亲连忙在炕边铺一块油布，把饭菜端来放上，热炕就成了我们的饭桌，一家人围到一起，你一筷子我一碗地吃着，红萝卜丝就苞谷糝子、猪肉白菜夹蒸馍……虽是粗茶淡饭，却其乐融融。吃完饭，就该写作业了，靠窗的炕头又变成了我的书桌。从小学到初中，隆冬时节我书写字都是在这儿。

冬季夜长天短，农村的夜晚更甚。还没吃完晚饭，天就已经黑了，坐热炕上剥玉米是我们晚间的主要活动。我在写作业，奶奶自顾自将筐篮拿进房里，再倒进一堆晾干的玉米棒开始剥。母亲在厨房忙完也加入其中，她用一根铁锥子把玉米自根部到尖上戳出两三个空行，这样的玉米剥起来又快又不伤手。父亲回家后，先是合伙将筐篮抬上炕，而后接过母亲手里的锥子继续戳玉米行。别看这活儿小，却是最费劲的，力气小根本戳不动，戳得慢点又赶不上趟儿。窗边的炕头是炕最热的地方，对着它的炕那头最凉。凉的那头放两个小木凳，木凳上支一块长板子，板上放一个超级大的木柜，那就是我们放衣服的“炕箱”。板子下面的空隙也没闲着，叠成豆腐块的棉被盖上帘子，整整齐齐地放在那儿。写完作业后，我有时会剥会儿玉米，有时也会躲在长板底下和弟弟捉迷藏。我喜欢睡在长板下面，奶奶说小娃家火气大，睡凉些会更舒服。炕上并排睡六七个人也不挤，即使呼噜声此起彼伏也影响不了我们进入甜甜的梦乡。土炕承载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冬天的日子就这样在热炕上度过。

“两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”这是北方农村流传至今的一句老话。后来，有了席梦思，土炕被冷落在一旁，成了摆设。但遇上冰天雪地的日子，坐惯了热炕的人们，还是觉得土炕顶事，再好的席梦思也不比热炕舒心。

一次过年回家，遇见了出嫁的发小，我们一起坐在热乎乎的炕上边吃边聊。聊到她家炕着火受灾，她有些难过；说她二哥后来不顾父母劝阻非要换炕成床，现在回去总觉得空落落的少了些什么。少了些什么呢？我也说不清。只庆幸我家冬天还有炕烧，直到现在我回去还能有热炕坐。

父亲的农具三件套

◎李拴伍

父亲一生用过的农具有很多，有只用一季的，有只用十多天的，但锄头、铁锹、架子车这三件农具却“重任在肩”，基本上天天有任务，是父亲的左膀右臂。

前些年，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兄妹给父亲买新衣服，母亲就说：“你爸不是放下铁锹就是拿起锄头，穿那么新，又不出门走亲戚。”父亲也肯定地说：“我整天与土地打交道，不需要穿那么新，干净就行。”父亲还嫌我们为他买了太多的新衣服，说是浪费，要我们攒钱把房子收拾好，让孩子上好学是正事。

一辆架子车，让我们全家人努力了好几年。在农村没有架子车，劳动真不方便，有了架子车能顶个男劳力的半日工分。于是母亲下决心要买一辆。那年，母亲买回了一头小猪崽，要我们姐弟几个打猪草喂养。不去学校的时候，我们就挎上篮子邀上同伴去田间山坡或壕坎寻觅猪爱吃的草，把猪养肥了卖。经过全家不懈努力，猪终于到了能卖的斤两。母亲用卖猪钱托人买回了一辆崭新的架子车，架子车成了家庭的“新成员”，主驾是父亲，副驾是母亲。

锄头是用来挖地、挖土的工具，播种时留下的地角也要用锄头深挖、松土，将种子埋于土中。农闲时，父亲挖药材、制作盖房用的土坯等都会用到锄头。父亲细心，把锄把打磨得溜光，用起来省力出活，还不磨手。

铁锹则用来铲土、装土、装粮等。用铁锹是个技术活，十二岁那年，我去县城读书，课余时间要用铁锹帮学校铲除操场的杂草。在众多同学中，校长发现个头很小的我使用铁锹很规范，便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这娃灵着，铁锹用得巧，很轻松。”其实那是我观察父母劳动习得的技巧：两手握住锹把，用膝盖处作助力点，借助胳膊和腿上的力量向前用力推，很是省力省时。于是我的动作成了“标准”，引得同学都观看仿学。

好多时候，父亲的这三件宝贝配合使用，它们跟随父母劳动，如影随形，友好合作。

忙完地里活，父亲就套上家里的犍牛，向山间的地里拉农家肥。一年四次，三件套完美组合，黄金搭档。锄头挖，铁锹装，架子车运输。这样的劳作在父亲身上四季上演着，架子车的轱辘上有了厚厚的一层“包浆”，父亲手上也爬上了老茧，那是生命的厚度。

父亲常说，人快不如家伙快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农具使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才能出好活、出快活。父亲把农具当作艺术品来爱护，他常会看锄头、铁锹是否锋利，把柄是否光滑，如果用钝了，就会换新的。架子车维护主要在车胎，补胎是个

技术活，锉刀、胶水、剪刀、老虎钳等都会用上，父亲驾轻就熟地修补着他的“老战友”，不让他成为破败的农具。

架子车是“运输将军”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父亲和叔叔用架子车拉着麦秸去卖，一天一夜行走一百多里。父亲每次去卖麦秸，我就怀着希望在家等，晚上父亲回家，我们就有了水果糖。殊不知，那是父亲在用生命来丈量生活，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

去县城，父亲通常要拉二斗麦子卖了，买些家中必需品，再给妻儿添些衣物。从家去县城，全程都是由父亲拉着车，我们和母亲坐在车上。父亲一会儿小步慢跑，一会儿稳步行走，母亲看着父亲卖力拉车的样子，心里暖暖的，也很心疼。

如今每次回老家，问候母亲后，我就去看看库房中那些寂寞的农具，重拾劳动的快乐，回味父亲使用那些农具的情景，生出万千感慨。



老屋

◎尚海军

前不久，我回了趟老家，老家的房子让我感到十分亲切。对于我来说，老屋不仅是一座普通建筑，更是一种思念、一种牵挂。

在农村，你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楼房和保留完好的院落，它们等待着归人，也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老屋是我人生的起点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。无论在哪里打拼，只要老家的房子在，对亲人的思念就有了情感寄托。家乡，对于在外拼搏的人来说，是支撑他们一步一步向前走的信念，因为正是从这片熟悉的土地出发，每个人都踏上了各自的旅程，一步步地融入并贡献于这个广阔的社会。

记忆深处，老屋旁边有块金黄的麦田，以及硕果累累的果园，有和蔼可亲的大爷，有与我共度欢乐童年的儿时玩伴，还有小公鸡和大黄狗……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土，那里有属于我的温情和快乐，那里有我拔不走的根、忘不掉的情。

老屋如同一根坚韧的纽带，紧紧牵连着游子的情思。每个漂泊在外的人，心中都怀揣着温暖而遥远的故乡。越是长大，眷恋之情就越浓，在城里烦心了，想回老屋转转；快乐涌上心头，也会想起老屋。虽然人在外地，但总是要隔三岔五回去看看，因为总有割舍不下的乡情。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一边观赏美景，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心情十分愉悦。春看山花，夏避暑，秋观硕果，冬赏瑞雪，袅袅炊烟，彰显着农人千年的传承和生生不息的活力。在那片纯朴的土地上，种些菜、养些猪、喂些鸡，坐在院旁的核桃树下喝杯茶，躺在藤椅上休息，和家人里一起交流谈心……

一座老屋，一缕乡愁。人的一生总会眷恋故土，思念家乡。这思念，不仅仅是对家乡和故土的眷恋，更多的是对老屋中那些美好回忆的留恋，以及对那份永恒的乡情的牵挂。